

Li Qing Outline

Nov 4 — Dec 3, 2022 | Shanghai

阿尔敏·莱希 - 上海荣幸呈现李青在画廊的第二次个展，展期为2022年11月4日至12月3日。

窗框的制景功能，既是西方画论意义上的，也是东方建筑学意义上的。当阿尔贝蒂于十五世纪提出线性透视法时[1]，窗的视角就成了一种西方凝视的经典模型。在这之后的艺术史中，画中风景作为既由窗再现又由窗限定的结果，与中国山水画里可游可居之景形成对照。李青的窗框画当然指涉了这部分历史，但它也有着园林造景的意蕴。相较于将画比作窗，古典园林的建造者们则将窗作为空间构图的取景器，让其化作引线交织四时景物，以成造园之万变。以窗作画，是让这两条线索在作品中相遇，以此悬搁一种长期宰治观看的权力关系，也将原本的特权让渡给另一种风景。

与此同时，当窗框让画框成为缺席的在场时，原本隐没的边界问题反而更显著地回返至画面中，这进一步拓展了李青的创作。新系列“框形画”仍在处理绘画间性[inter-painting]的问题。在“大家来找茬”中，李青让观者寻找两幅画之间的差异，而在“互毁而同一的像”中，则让两幅尚未风干的画相互交叠、渗透与毁坏。框形画不仅是让一幅画“架构”[enframes [Gestell]]另一幅画，也再现了建筑与人体的类比历史。在这里，画框如同贾科梅蒂的雕塑底座一般，从幕后转至幕前，参与作品的现场。人体与建筑之间的联觉拓扑为这一现场注入动态：身体看似被切割，却因为其感知的完整性，在无形中调用了虚空中的图层。这个图层借身体图式连贯着两幅画的构形，也如同“互毁”中的画一般渲染着对方。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建筑通过映射人体以追求崇高之美[2]，那么李青选取的网红建筑则指向了迥异的美学与精神追求。矫饰造作的人体与框中的几何建筑呼应，让一种随着现代性而来的中产神话昭然若揭。无数次对建筑的描绘，指向的却是对它的否定。因为这些建筑不仅象征现代性神话的怪异[uncanny [unheimlich]]也折射出对此趋之若鹜之人的居无定所。

许多次对框的践行，解放的是画框的形而上学意义。它不仅借用了海德格尔的文法，以思考绘画作为一种技术的本质意义；也试图提出有关感知框架的问题。透视法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形态[3]，从何种程度上长期绑架着我们的观看方式？不同建筑被抽象出的几何，是否是一种美学的霸权符码？当这些几何从庞然大物至细枝末节都占据着我们的视觉空间时，感性分配是否早已成僵局？对感知框架的问询，正投射出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美之怪异，即一种无根基的美学体验，它写照着相关群体对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的选择。在这些意义上，李青那被时间染上斑驳的木窗，成了某种充当历史见证者的物。它们在记录的同时，也不忘发出疑问。

文/陈嘉莹

[1] 莱昂·巴蒂斯塔·阿尔伯蒂，《论绘画》，(1435-6)。

[2] 安东尼·维德勒，《建筑的异质性》，71。

[3] 卡斯滕·哈里斯，《无限与视角》，16。